

崖州贤达慷慨捐修《崖州志》

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林芳华

作为一部全面记载海南南部人文地理民俗风情的《崖州志》，它的每一次史学发现都会引人关注。近日，海南民间文艺工作者发现的《崖州志》捐助者芳名录以及散落民间的《崖州志》残本7册，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重温旧事，让人对崖州贤达之士急公兴学，不吝捐资，慷慨解囊的精神所感动。



《崖州志》捐助者芳名录之一



《崖州志》捐助者芳名录之二

《崖州志》一再续修，今天能重见天日、广为传播，民间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光绪《崖州志》从成书至出版，因经费无着，几近荒废。时辛亥恩科举人吉大文、崖州知州唐镜沅曾提修志，终以“费巨难筹，事仍中止”。光绪《崖州志》于庚子年（1900年）五月开局纂修，得于知州钟元棣自捐廉百金。州官带头捐俸倡率，东西里绅士，深受鼓舞，“皆乐捐貲以赞其成”，最后，“集成巨款”，至辛丑年（1901年）冬书始纂就。癸卯秋（1903年秋），钟元棣署篆琼山，《崖州志》纂修者邢定纶携稿就正，钟元棣再捐廉金三百。至戊申（1908年）《崖州志》加以补订，“筹出版而未果者，不止一二次”。直至甲寅（1914年），始由崖州举人郑绍材特于其父名下加捐八十金凑足印书款项（之前郑绍材曾捐银二十大元），并和孟继渊亲携缮本，赴广州排版印刷，“版初出，其误点悉为校正，凡三匝月而工竣”“印成一百套，分饷州人”。以上所述，《重修<崖州志>序》《新刊崖州志跋》均有记载。

《崖州志》的纂修与出版，除了钟元棣和郑绍材捐资，社会各界更是积极响应，得到民间不少捐输。

偶然得残本七册及芳名录

2017年5月，笔者偶然搜得《崖州志》残本七册，其书未附有捐输名单，并详记所捐资额。捐输多则四百、一百，少则二元、千文，既有文武官员、闾州士民，也有闾州公会。其中，有知州钟元棣倡捐银四百大元、协镇朱心源捐银十大元、学正梁宗渠捐银十大元，有恩贡盧玉墀、岁贡赵以濂、附贡郑启书各捐银一百大元，有州同麦廷琛、尹如鹏、王嘉珍各捐银五十大元，有举人郑绍材捐银二十大元，有廩贡孙毓斌（崖县第一任民选县长）一十五大元等。捐五元的有二十名，四元的七名，三元的八名，二元的五名，有功名者较无功名者捐输为多，州知、州同、县丞、守备、理问、经历、千总、把总、举人、贡生、监生、武生、生员、商民、普通民众等共九十一名合捐银一千七百零伍元另加一百三十一千一百文。《崖州志》为后人保存了



乐东民间发现光绪《崖州志》残本之一

珍贵的史料，它的重修成书，得益于当地官吏、士绅与民众的捐输。今点校重印的《崖州志》书末未附有这部分捐助者芳名，失于载记。

被《崖州志》列“笃行”的何秉礼，其“以清贫终其身”。同治十二年（1873年）何选登癸酉科拔贡，次年，他北上朝考，有一友付五百金，委托他办事，不花一金而把事情办妥，最后何秉礼将五百金悉数纳还。光绪二十六年，知州钟元棣欲续修《崖州志》，但前志书泯灭，幸得何秉礼家献出家藏手抄孤本方得重修。钟元棣在《重修<崖州志>序》载“访问州志，则何绅秉礼家尚有手校本”。博学多才的拨贡何秉礼，轻财尚义，以诗礼传家，其为《崖州志》的问世做出了重要贡献。

崖州滴官名宦捐资助学，为古今典范

崖州地处僻远，古称瘴疠乡。宋至明，流放及此的判臣滴官、历代担任地方官的官员都非常重视崖州文化教育。他们明辨水木之源，设堂讲学，教化黎民。南宋名臣胡铨，几经贬谪，在抵贬所水南村后以裴氏宅院作为讲学之所，“聚徒授业”，招收当地黎族儿童入学。《崖州志》载，“在崖，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胡铨开创了教育少数民族子弟、开化黎

峒的先河，融洽了黎族汉族人民的交往，成为散落崖州民间宝贵的历史记忆。

瞿罕，崇祯十二年征授知崖州，一生以兴教育才为己任。郑邦直，云南永昌人，万历年崖州知州，曾捐俸金买田，以资助学校。宋锦，乾隆十八年，任崖州知州，慈惠清廉，修《崖州志》、设书院、立义学会。乾隆二十七年州事金绅，养士爱民，增拓书院，捐益义学膏火。清末崖州知州范云梯，“南天一柱”题刻者，在任职期间，先后创办了崖州直隶州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平民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和巡警学堂等公办学校，为崖州历代



《崖州志》捐助者芳名录之三

官员办学之最。《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知州冯如衡详请设立时雍学堂，以教育黎童”。此外，还有毛奎、梁正、杨城、李百龄、唐镜沅等一大批先后入崖的官宦，他们热心崖州教化，建学校、置学田、捐俸金，邀众捐修崖州学宫，为崖州培养了不少人材。

“急公兴学”，捐修崖州学宫

“崖有学，肇于宋淳祐中。”明代大学士丘濬的《崖州学记》，载明了州学（儒学）的开设时间。据《崖州学记》，州儒学由知军毛奎始创于城西，元泰定年间徙迁城东，至元正中又复其旧址。“入国朝来，虽屡更修葺，然皆苟焉而已。”明代始，州儒学已有过多次的修葺。至清代道光三年，“择地城内，建造有仪。”自宋、元、明、清，州儒学屡迁屡建，不断整合，今崖州学宫，为“庙”之所属，庙学合一。

《崖州志》和吉大文所撰《重修学宫碑记》，是记录崖州学宫迁移、重修最重要的文献史料。而它的每一次迁移、重修，都离不开当地乡绅和士民的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从宋代初建到往后多次的修葺和迁移，《崖州志》都作了详细的捐助记载。崇祯七年，知州朱宏、学生刘起相倡捐置地，复迁城外东南隅；康熙六年，知州李应谦、学正朱子虚，

请复迁于城外西南隅宋元故址。迁学经费皆由优秀子弟麦应澜、徐方昇、冯耀德、王曰都、裴锦文、曾达、廖日暄、黄榜魁、陈履道、慕容文等六十五人捐貲，“不费民间毫厘”。

崖州学正陈腾泗在《迁崖州学宫记》载，“丙申岁冬，知州事斋宗翁率先倡捐，士民争先恐后，共捐银六千有奇”。乾隆三十七年知州金绅《重修义学捐置膏火碑记》又载，“崖处僻远，称瘴疠乡。怀奇抱异之士罕至。乃询州人士，咸踊跃乐输，银二千二百两有奇。于是重加修葺。外缭围墙一带，内添厢房九间。余复独力制办桌椅床铺等物。规模既具，遂计众助银资放生息，以备师生之费”。

清道光三年，由州绅士孙子麟、孙宗哲、陈昶、陈毓秀、孙绳武、陈中兴再次“择地城内”倡捐迁建。张岳崧《重修崖州学宫》记“兹举也……经始于道光三年四月，以五年七月落成”。同治十一年，合州绅耆吉大文、林祥士、孟儒定、何秉礼、韦庆冕、卢景哲等人联袂崖州士民募捐重修崖州学宫，“阅四年而竣工”。从今崖州学宫幸存的吉大文所撰《重修学宫碑记》一块，仍可看到当年崖州人民倡捐重修崖州学宫的义举。即便以岁贡远判桂林府的水南人王信卿，也参与捐俸修建学宫。

晚清废科举后，清朝廷对捐巨资善举者，或红花，或匾额，或牌坊表彰。崖州士民王嘉珍、黎振元、吉大文分别获此殊荣，“奉旨旌表”。妙山附贡生黎振元，为人急公好义，光绪乙巳（1905年），首捐大黄、水蛟、包吉墩等田一百零六亩，为学堂公产，值银一千零四十两。水南人王嘉珍，为人和厚，光绪丙午（1906年），子泽夏以其遗命捐田，值银一千零五十两，为学堂常产；吉大文的两个儿子德昭、德坚，遵父遗命，捐自置田产七十二亩零，估值价银一千零六十两，充作官立高等小学堂经费。吉大文父子深明大义、捐产助学，时崖州直隶州知州冯如衡依例禀报，经署广东提学使王人文核明，两广总督张人浚奏请朝廷，仰恳天恩俯准在本籍崖州为福建候补道吉大文建立专坊，给予“急公兴学”字样旌奖，获光绪皇帝朱批。👍